

第六章 遣書帶密探梅柳 出簡帖義激松雲

石生既得梅、柳之詩，喜其立志果堅。暗思：「二友不識肯樂成此事否？惜哉名姝，遭此玷污！向以佳人難得，寧甘虛度青春。今一見之，皆成碎璧，卻向何處再尋得個全春梅柳來？」又想：「他二人果若離了青樓，這嫩綠寒香又不知委於何地？」因自恨曰：「使昔日花前不見，也免得牽情，醉後不留，也無因惹恨。這天掉下來的愁魔今日如何排遣得去？」

過了幾日，呼書帶云：「我前日帶你去的所在可認得麼？」書帶云：「認得。」生喜云：「使你到那裡走一回。」生將話吩咐一遍，問云：「記得了麼？」書帶云：「記得了。」生云：「到那裡不要多話，快些就回來。」書帶應諾。出門外走了一半路，轉過幾個彎來，覺有些路生。立住腳想一想，又向前走，望見院門，歡天喜地跑到門前。扶芳看見，報知二女云：「書帶來了。」梅云：「叫他進來。」

書帶走進房中，柳問云：「書帶哥，三相公為何不來？」書帶云：「那個三相公？」柳云：「你跟的是那個？」書帶云：「是大相公，沒有三相公。」梅顧柳曰：「他不曉得。」書帶云：「大相公差我來望望梅姑娘和柳姑娘。」梅云：「大相公使你來，想有什麼話說。」書帶云：「相公說，梅姑娘的病好了沒有？前日說的話是時刻在心的，包不誤事，叫姑娘們不要性急。」柳絲到房門口看一看，向書帶云：「你話說得輕些！我問你，你可曾聽見相公和松相公、雲相公商量什麼？」書帶回云：「沒有聽見相公說。這幾日不曾會見他兩個，等會見商量端正了，就來通信。」

二女甚悅。柳絲取茶與書帶吃了，問云：「書帶哥，大相公家裡有多少人？」書帶云：「只有太太和相公兩位。」柳云：「你們下面呢？」書帶云：「下面也只有三個人。」柳云：「那三個？」書帶云：「廚下有個老孀子，還有個小丫頭，是太太房裡的。」梅云：「我還問你，可知你相公曾定下親沒有？」書帶搖頭云：「沒有。時常有人來做媒，太太問相公，相公只是不要。我家舅老爺要把姑娘許他，也只是咬口不肯。前日太太還罵大相公，這家不要，那家不要，你做了和尚罷！」梅云：「想是舅老爺家的姑娘人醜，大相公不要他。」書帶云：「人倒很齊整，與梅姑娘一般的模樣。」柳云：「你看他說話倒乖。」

書帶云：「大相公叫我就回去，說姑娘們有什麼話對我說，相公等回信。」梅云：「你對相公說，我病好了。那商量的事求相公上緊些，就是這兩句話。」書帶答應，走出房門。柳絲叫扶芳送書帶到門口。

書帶回到家中，生見問云：「你回來了，梅姑娘可好了麼？」書帶云：「好了。」生云：「我吩咐你的話不說錯麼？」書帶云：「沒有說錯。他們說商量的事求相公上緊些。」

言未了，松、雲偕至。生曰：「來得正好！正要來相請。」雲曰：「這幾日怎不出來走走？」生曰：「連日懶得出門。」松曰：「你臉上甚是清減。」生含歎無語，既而曰：「近有一件事要請教二兄。」松曰：「何事？」生曰：「有兩女子失足墮水，二客過而不援。一人繼至，二女呼救，其人力綿不勝，欲呼前人相助。二兄料他肯來助力否？」雲曰：「斷無見溺不救，求助不應之理。」松曰：「這話有來歷。籠碧慧心人怎聽他指驢說馬！」雲曰：「我明白了，只是二女呼救之情我不肯信，你且說個詳細。」

石生遂將梅、柳之事一一說出。松曰：「蓮峰，你不要錯認了題目！這是他姊妹見你多情，要弄你個不伶不俐，將這話來甜哄，你怎便認起真來？」雲曰：「你看自古煙花隊裡有幾個琴操一句話就能點悟？」生曰：「依我看來，畢竟世無蘇學士，故無琴操。」松曰：「我道你臉上清減，原來著了這兩個魔鬼。」生笑云：「我疑是不肯助力的，果不出吾所料。」雲曰：「非也。此必無之事，何敢輕信？」

生將梅、柳簡帖之詩付二子曰：「這是他姊妹親筆，二兄請看。」松、雲看畢曰：「言雖如此，究不可信。」生曰：「何不可信？二兄既解憐才，何忍見他姊妹永墮泥塗？況他二人既有是心，豈還不肯引手？」松曰：「果若他姊妹有這念頭，此仁人義士共所樂聞，我輩寧肯見義不為？只恐一時動念，終有變卦，且遲緩幾時，看他動靜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生喜曰：「這卻有理。」雲曰：「蓮峰真有心人也！誰料你一夜春風便吹醒了二人塵夢。」生曰：「你們若不暗地藏鉤，只怕這個夢還醒得早些。」二子起別云：「且不要誇張，他二人的腳還踹在兩頭船上哩！」